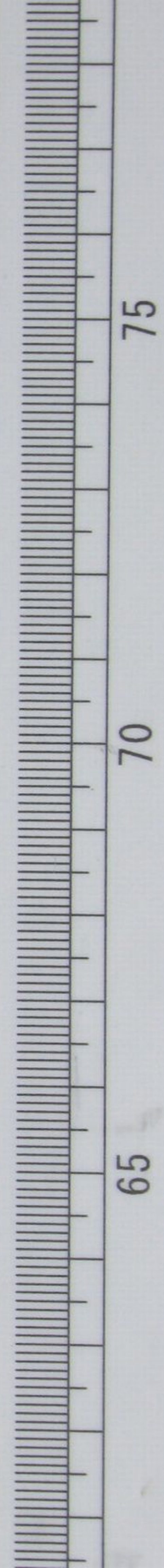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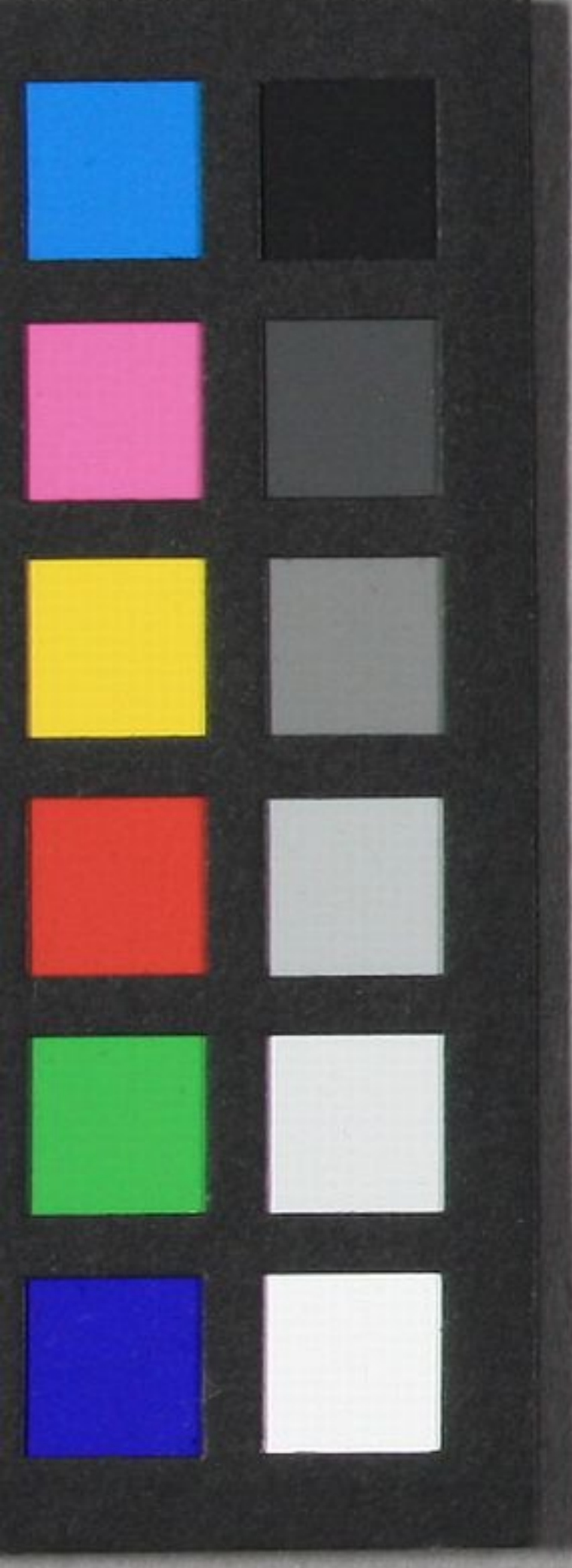


巧連珠

四部

風陵文庫  
文庫 19  
F400  
Z849:4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新刻連珠記四部卷四

詩 孟夏草木長 蓬屋 扶踈 眾鳥欣有記

曰 吾亦愛吾居

第二十七回 恩塔

且說陶能自知必死无奈供道小人陶能劫奪家主到總管衙門做了總管欺了良家婦女被人告發總管將俺一細四十革出衙門因而懷恨串通三四个逃兵京中謀告至于和尅軍糧原係小人暗裡作弊總管一字不知所供是實法司聞言脩成本章將招詞加在裡面奏與皇上大大怒將陶能合逃兵問了典刑武總兵官復旧職

咱這裡按下總兵官復回  
 再提人芦花岸上女呵紅  
 說玘了芦花岸上阿珠女  
 真素是有恩有义更多情  
 只因爲景虞公子江西去  
 許下的不久他就轉回程  
 臨行時水晶帶扣留記念  
 到而今一刻不忘陶相公  
 只叫俺初一盼望到十五  
 過了那十五三十月又重  
 倘然是一回七日未不到  
 就是這一五八日影无踪  
 眼看著三六九日无音信  
 小奴家盼過日頭盼月明  
 俺這裡數着時辰掐指算  
 又將那大進小進查的清  
 共計下四十正人單七日  
 從他那走了不稍書一封  
 層前裡喜雀連叫難憑信  
 滿院裡黃犬音稀信不通  
 即便連月掛行人說不至  
 廂中去求肝人上不相逢

畫了个环兒也是在長道  
 就是這古卜問課摠是空  
 阿珠女无奈取出水晶扣  
 不由的見物思人兩泪傾  
 他說道你往南昌探父母  
 要收下亲爭須得稟告明  
 若要是進京先到芦花岸  
 不過是半月以外就相逢  
 現如今二十餘天无音信  
 想必的亲爭入分是不行  
 或者是行與不行回復俺  
 也不該越門而過去進京  
 想當日昌雨流落芦花岸  
 俺父女不會錯代你相公  
 曾認下干亲又把姐弟拜  
 本来的内外不避言語通  
 奴家也在你面前進過酒  
 奴家也鋪床疊被候安寧  
 自從你害病不玘身有恙  
 每日家參人担愛奴担京  
 奴爲你少吃多少茶合飯  
 奴爲你白日辛勤夜挑灯

奴爲你費盡一切甘苦意  
 奴爲你白日辛勤受熬煎  
 奴爲你頭不梳末足不裹  
 奴爲你菱花不照懶整容  
 奴爲你熬了七天並七夜  
 奴爲你何從寬衣睡个明  
 相公你思一思末想一想  
 爲奴的代你有情沒有情  
 好歹裡保養你的病体好  
 不料想一去多日不回程  
 可怎么你就沒有想我意  
 可怎么就不念奴代你情  
 你心裡親誼恩誼都不念  
 也諒念咱爲姐弟这点情  
 你末到芦花岸上看人我  
 咱將這前后事兒一筆清  
 省得我想你想肝腸未斷  
 省得我盼你盼得眼睛紅  
 省得我天人倚着門兒望  
 省得我夜人枕边梦虛凉  
 這可是赤心女子負心汗  
 准備着忘恩失义无后程

恩重把人兒无情物无又  
 水晶扣我还佩代他怎生  
 恨一恨用手抛在流平地  
 阿珠女不禁心酸珠泪零  
 可人漁翁自外回家未轉  
 他将那玉扣拾玳河一声  
 且說吾溪濂打魚回未見女兒  
 滿面落泪知是思念公子就  
 從地下拾玳玉扣問道女兒玉扣  
 是那裡得未爲何拋在塵  
 埃阿珠道是陶公子臨去留下的  
 表記他今忘恩負又失信  
 不末這玉扣便是不及之物  
 我还代他怎的溪濂道女兒休  
 錯怨子人我看陶郎必不是負  
 义之輩或到南昌一時未便  
 向父母說知否則定是中途有  
 變爲父早已有心引你上江  
 西投亲正慮无有憑據他或不  
 認今既有這水晶扣兒还怕  
 什么快快收拾行李隨老父上  
 南昌去你終身有靠爲父抱死

也竟甘心阿珠道父亲年力精爽莫說不吉利話頭孩兒如今就收拾隨父亲去

阿珠回房去 包裹不消停 收拾出門去

草舍用鎖封

從今后芦花岸上風月冷 这才是父女奔波現了行  
阿珠女不會走路李走路 你看他不會登程李登程  
一時間行走沒有多少路 小阿珠他又只害金蓮疼  
原是他弓灣小鞋脚走走 真果的坎高曲路不平地  
老魚翁知他女兒走不上 未到這樹下歇息說一声  
前邊裡不遠就是樊阳鎮 是一個人烟緊處集有名  
與女兒到在那裡住一宿 比身時雇个去脚送你行

不过是三里二里歇首走 少不得耐脚步未往前蹄

阿珠女听的此言將頭点 无奈何降打精神又登脚

这正是金刺破紅綾羅綉 就是这步人那顧蓮花生

只竟着肉膀沉重腿又酸 霎時間腰軟難直灣如弓

又只見梨花面上如雨點 腮邊兒水珠亂滴濕襟胸

不住的英桃口內吸人喘 一陣人杏臉只竟似火烘

阿珠女受盡千万辛勤苦 他心裡暗人只怨陶相公

不过是一天挨摸三十里 到了这樊阳陣上咫尺中

且說阿珠隨父上南昌投亲受了些艰难來到樊阳鎮上晚  
投旅店實指望雇下長脚好上江西誰料他父亲倘得中風  
不語不能起床阿珠晝夜服爭又托店主人行請医調治

不任治五六天內便嗚呼哀哉了阿珠痛哭不已死而復生  
店主在門外勸道女外人死豈能再生哭也无用還是與女  
脩亦棺木乃為大爭阿珠聞言收住眼淚與店主叩了個頭  
說道手中死有良錢如何脩棺木店主說道你家中有伯叔  
兄弟沒有上南昌去投甚么親家向我說來阿珠說店主所  
了

阿珠兩泪痕

便稱疾玉人

家死見合弟

南昌費干亲

要知后来事

下本說的端

詩 天馮出西北

由來從東道

春秋非所記

曰 富貴與常保

第二十八回 賣身

閑言勾開書接上本且說阿珠對店主道家下並無伯叔兄  
弟欲往南昌投門干亲

一未是路途遙遠難得見

二未是未必干亲在衙門

雖然是昨前也有婚姻約

現而今事在兩可死定准

又兼着我少以錢難葬父

為奴的情愿出賣自己身

即便是為奴為婢都就可

一乞是守節不嫁二夫男

店主呵托你街頭尋个主

久以后得地不忘世大恩

这店主听了此言出門去

偏人裡就遇一个買人的

列位名公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岳世英云御史着他揚  
州買女因女不在家得便回到洛探望妻子住了兩天媽这  
日來到樊阳与店主刘大行素相認識說透買人事情店主

便引他來相看

店主岳世英 相人看得中 身價要多少

阿珠說分明

我的那身價不拘多合少 必得是九事須依我調停  
頭一件靴帽衣服替俺办 第二件使用人工他應承  
還要他二十兩良買棺木 只得是亲身殯埋到祖塋  
也容我一身与父穿重孝 也准我守上七天七夜灵  
還要請上入个的女師付 必定是念上三天倒頭經  
这店主每日代我畧有礼 只因首报恩謝他良一封  
将我这大事一概全就了 然后裡隨定買主進京城  
話挽芦阿珠排許多岳世英仔細弄倘不滿五十兩良子

就滿口應許取出良子伴人替他亦理阿珠守灵七天他扶自  
灵車來到芦花岸將父殯埋祖塋大事完備触起他的外立  
又是場大哭

芦氏女自己賣身葬过父 又不寬一時触起生身外  
你看他手化帛錢流痛泪 可怜人大放悲声哭一場  
哭一声生兒亲外今何在 兒自從三歲与父过時光  
為兒的无明无夜長思念 想的那眼睛泪干哭斷腸  
好可嘆生前未盡一日孝 今不过坟前空燒帛一張  
我只說亲外下世依靠父 又誰知我的爹人不長久  
只為着山東兗州陶公子 那一日冒進咱的芦家庄  
我的父看見他的才貌好 将文兒許與公子他身傍

不大想一去許久无音信 因此才爹爹送我上南昌  
 又誰知招商店裡得了病 嘆杀人大病時未不起床  
 俺原是因爲无錢買壽器 落的未賣身葬父好慘傷  
 我的外兒命薄似一法幣 好可怜心若如吃黃柏湯  
 好比就破屋又遭連阴雨 好比就独根草兒經嚴霜  
 從今后賣与人家做奴婢 從今后自己一身无主張  
 從今后刀斷紅絲析連理 從今后打開鸞鳳离兒央  
 從今后一入侯門深似海 從今后今生難見陶家郎  
 從今后吃打受罵还犹可 從今后爲奴作妾羞难當  
 我的外爲兒能破一身死 留一个節烈芳名千古揚  
 阿珠交哭一会未訴一会 傍边人一見替他也悽涼

話說阿珠哭一会說一会十分痛傷岳世英也不竟落泪走  
 上前劝道奴外不必遇于悲傷你到御史府中自有預備驛  
 轎已備停當隨俺進京去罢  
 阿珠女无奈才把驛轎上 一路上不住哭人又啼人  
 怎知道一到北京御史府 便是他一生造化轉未時  
 咱將这阿珠記下且不表 再把那景虞素貞提一提  
 素貞女展試頭名中状元 三名裡探花就是陶景虞  
 瓊林宴赴罢即忙去遊街 正是这女人揚眉得意時  
 新状元先回他的状元府 探花郎前來拜望不挨遲  
 未到了府門慌忙下了馬 又只見長隨裡边报事忙  
 從内裡出未風流女状元 他二人迎門掃地就一揖



儀門外三請三讓到書館 彼此裡躬身又把礼未施  
 这正是状元探花落坐 又只見長隨端過茶未吃  
 新状元認的是陶公子 而竟然揚情假意推不知  
 茶罢了状元故意開口問 問一声年兄貴處在那裡  
 探花說弟在山東前陵縣 原來是玉蒲村裡有祖居  
 問年兄可是貴處那一省 果然的何州何縣請詳細  
 状元說家姓河南洛阳县 本末是姓林名茂字喬林  
 你是我妹夫我是你丈人 相离開几天怎不認的  
 探花即牵目留神細端祥 你看他低下頭未又信思  
 倫他那模樣彷彿也似類 可疑或不曾有這白面皮  
 看他這俊秀到相林小姐 怎么能金榜以上把名題

少不的施礼就将亲未認 問了声岳母在家可清吉  
 这状元同听此言說康健 他这才明知故问把話提  
 又說道素貞往人在家好 想要去看望人人使不的  
 探花郎闻听此言落下泪 叫一声大哥怎么推不知  
 这状元故意勃然變乎色 京問你妹夫你可是怎的  
 那一日明人同尔山東去 而今晚难道路上有差池  
 詩 蒲生廣湖边 託身淇波側  
 日 春露惠我海 秋霜得我色  
 第二十九回 相認  
 且說状元京問道我妹人那日與同山東想來路上有甚么  
 差錯探花此時同首左右下人不便明状元也忝透机因隨

說道這裡不便講話到我后宅請坐拉住探花手兒一步三  
搖漫向官而去一面走一面問道云家那門親事你可接連  
取回山東玄探花道不從狀元道你还想他不想就他不就  
探花道既情魚水焉有不就之理但令妹並無音信俺那有  
心猜想他狀元咲道探花說道好自便話兒人家擊首猜頭  
難道就尋不出廟門了只怕而今摠然想他未必就願意  
就你聞所人言云御史與他女兒另招一婿不久就要過門  
拾亲探花京問道可知他另招的是什麼名字狀元道這却  
不得而知說話之間已到后宅狀元讓探花坐下問道妹夫  
方說妹子沒有音信是怎麼失散了探花即你可向我細  
說來

探花坐宅中

從頭說真情

那日山東去

云府打听清

云府上買着騰云合飛虎

半路裡把我劫回他府中

他用那花言巧語哄住我

直說是送去令妹上山東

此一時夫人姐姐听着我

不料想了環却是走了風

也是我暗拈聞知逃出府

又見了岳母前后說分明

彼時薛大哥一同也在坐

到而今緣何又推不知情

那一日我就起身江西去

落風坡巧遇了環女花令

狀元問道花鈴在落風坡誰家存身你如何就得与他相

見細說來

探花見他問

從頭說原因

江西南昌去

昌雨進廟門

未到那若花岸上得了病 老魚翁將他女兒結姻亲

阿珠女早晚殷勤恩代我 隨地身留下玉扣巧辞婚

后来時被賊落水又賣花 可巧的招贅花鈴在廟門

探花即始末根由說一遍 状元郎有語開言問情白

状元道妹夫原来受这些委曲却又有許多奇遇別話不講

单說阿珠女子據你說來有情有义难道探花就與他沒有

甚么相干背地爭兒可想而知了探花道說那裡話來柳下

惠坐怀不乱真君子守正不阿俺老與他有私漁翁当面許

亲我如何推三阻四必待父母之命状元道有私也罢无私

也罢我原是探花的令旧不是探花的令正何嘗替他吃醋

含酸但想那女子登夜勤苦誠心誠意爲首何来探花當日

就該許下亲事才是既然不許就說一个决絕話来却又惟

以父母之命叫人家呆人等你们不到叫那女子何以爲

情无怪人說男子家必賜恨若是我素貞遇了这个女子

定然招贅不負他一片恩义探花所得素貞一字說道怎

么你是素貞状元改口道我說的是素卿原係奴家的李

名探花道素貞也罢素卿也罢爲何又說奴家學名状元道

我講的是自幼李名却被探花錯听那裡有魁名状元自稱

奴家的道理矣妹夫莫非有心要哄愚旧么探花道妹夫

怎好意思要哄大旧只是大旧欲看出妹子的慌兒来却又

叔去叫妹夫那里捉摸未了長隨進来正說稟道有人拜

望探花老爺連到衙門兩家人役立候起身探花聞言只得起身說道暫且失陪改日還來領教狀元道俺却有心留探花在此過宿恐怕探花嫌這清靜衙門无花可探人花回道衙門清靜到省得招蜂引蝶說罷二人相視而笑携手起來

探花起了身 狀元送出門 三揖上了轎

一拱兩下牙

狀元郎轉身進了狀元府 探花郎一路行來好疑心分明是夫妻同榜及第客 原來是同床共枕有情人 昨日俺曾住在落風坡 花鈴女對我字字說的真 他說道小姐改奴女扮男 只因着大風刮散兩箇分

適才可他那口角已透露 定然是素貞小姐女銀裙

到明日他若前來回拜我 我一定破上工夫考較真

說着說來到府門下了轎 門官兒一見跪下報原因

且說門官見探花回府說道啟稟老爺方才武總爺連拜兩次聞知老爺不在衙門撒下名帖去了明日大約還來探花看了名帖見是武安他就知來意分門官道總爺若是再來就向他說嫌疑之際不便相會說罷進府去了

咱將這探花記在探花府 再表一狀元及弟林素貞

當下裡寫下帖單並吉帖 到明日過府就把親來通

把婚單一直接到御史府 云御史一見首忙又吃京

欲代要回覆推三並阻四 又恐怕新科狀元怒氣生

若要是許他前未把親娶 搥就是做個木人刻不成  
 云御史正在書館納悶坐 猛然間出門回來岳世英  
 引着个青春年少一女子 还比那西子嫦娥更有容  
 这御史一見一由心歡喜 末了位救难观音到衙中  
 問知他姓芦名字叫阿珠 說他是賣身葬父痛傷情  
 云御史心中有話还未講 又只見阿珠女子問一声  
 芦阿珠問道大人買我 可是作妾可是作婢御史道也不作  
 妾也不作婢只因爲招了一个才貌俱全的女婿却没有女  
 兒配他着人將你買來當成自己女兒家人倘遂將扮素原  
 由說了一遍阿珠滿腹心事說不出口暗自思道欲不從此  
 手葬葬父母已在費了人家良銀若是從下又怎肯舍了陶

郎这如何是好思想一會說有了不知有何主意且听下詞  
 分解

詩 根葉從風浪 常恐不永植

曰 再生各有命 豈云智與力

第三十回 鬧衙

且說云御史本說與阿珠思想一會說有了我且允從到洞  
 房花燭之時再看機會可以說透心事就向新郎說透未免  
 不見伶俐使我與陶郎團圓若不伶俐死還不遲主意掣就  
 逐拜御史云大人爲父御史即叫了环引到官宅拜了夫人  
 又着人回稟狀元明日叫他过府抬亲到了次日狀元頂冠  
 束帶往御史衙中迎亲將芦阿珠娶進官衙三街六巷无不

喝采这个消息早傳到探花耳中不覺勃然大怒忙分付人役拉馬以到狀府會話

狀元把親迎 探花怒氣生 府門上了馬

頓轡快如風 來到狀元府 下馬看分明

大門已竟掩 門房点着灯

探花上前去把門未打 眾長慌忙連々又喝一声

說道是探花老令今未到 只見那門官閉鎖不消停

探花郎一直來到書館內 慌忙了家人名字叫王忠

急忙走進書館双夕跪 他口內声声便把老令稱

探花令更深夜靜到此地 可不知还有什么緊事情

狀元令今日良辰新婚娶 此一時正在官宅睡朦朧

如今晚官宅門兒緊人閉 那一个小胆大包身敢去京

搥就是天大事情不敢報 即便前未習喜到天明

探花道俺不是賀喜却是打喜家人道咱這北方不與打喜

探花道與也要打不與也要打你出去向我人役說老令今

晚要住在这裡家人聞言出去分付已畢回來說道老令要

往下這書館有現成鋪設請歇了罢探花那里肯睡又叫家

人與他傳報家人再三不肯被探花劈面打了一掌他就五

肚子六氣回房去睡

探花怒生噴 書館打家冬 王忠相去睡

獨自悶沉沉

探花爾心中只恨林狀元 你仗着何人勢力奪人婚

竟自敢欺我探花无本事 必然是明早合你見主君  
 我只說他是素貞林小姐 現如今看素未必就姓林  
 作一日再三諄人試探我 又誰知他竟奪去這門亲  
 不料想他今硬自抬过府 那里有这等紅髮一野人  
 呀且住状元硬奪俺的亲事这且不講奉英这不了頭你  
 既配了我陶景虞為何又嫁林茂难道他是状元俺就不  
 是探花就是云御史你也不該一女配兩家傷倫敗理独不  
 怕我探花索你想未想去又自己瞞怨道这事也是我錯我  
 只說云小姐不在京中不好去見御史若知小姐在京見御  
 史一南焉有今日走素走去无可奈何將灯吹了就被衣而  
 睡

探花心熬煎

思慮有方干

惱人就恁已

有些不耐煩

一口吹良灯

牙床圓圈眼

記下探花郎

再表女状元

再說那素貞状元坐灯前 你看他低頭不說暗自  
 我只說通娶新婚去难你 又誰知他就早已有輾轉  
 暗說道这个女子分外好 也不知那裡得未配状元  
 想必未他或不是云氏女 这才是百爭勾消掩不言  
 果然的他若真是云氏女 那時前难脫一場怒生噴  
 这素貞儘情假意代着怒 勃然問惡声惡氣開了言  
 問了声了頭你可是那个 今日裡状元要把你素盤  
 阿珠女一見状元无好氣 他也就回奉話兒也徒然

俺本是云府一位千金女 自幼兒從來不受人下賤  
 俺爹人現在京中做御史 相你這狀元不是吓稀罕  
 素貞女只當他說是實話 不由的一股怒氣直冲天  
 大罵了一声賤人不是理 平白裡伯占山東圍家男  
 我當無夫妻天長共地久 誰知你怀抱琵琶過別船  
 最不該從前爭過陶公子 而今晚怎該又未嫁狀元  
 你說稀罕不是吓稀罕 俺却是中上几个我哥人  
 你必然保是御史千金女 我替你却是不值一文錢  
 常言說一馬不被双鞍轡 人人說烈女不嫁二夫男  
 誰不知馬被双鞍好馬 人長說女嫁二夫是不弄  
 賤人呵既嫁陶郎又嫁我 相你這肥臭那值半文錢

說着說碎了一口牙床睡 阿珠那里受得這一的般  
 有心代辨別是非恐爭鬧 无奈何羞着面皮氣在肝  
 暗說道那里冤屈叫我受 也不知誰家臭名叫我担  
 滿怀的悶氣一時難出口 便生出一條妙計安心間  
 現身未輕拳金蓮往外走 阿珠女出房摸到外書館  
 哭一声爹呀娘呀又哭天 將帶兒挂在葡萄架上邊  
 可人的京動探花陶公子 暗人的躲在大湖石上邊  
 話說陶景真正在書館胡思乱想忽听女子啼哭暗人出未  
 上在大湖石边偷听状元林小姐見新人出房竟得不好聞  
 此床叫起了頭跟到書房門外听阿珠啼哭之声便停身占  
 住俱且不提单表阿珠滿腹歸恨說道天那人人既生我苦



阿珠爲吓叫我命苦如此又受這般羞辱那裡還有活頭  
哭訴道

我自從年方三歲母親商 那時前隨父剝落不可提  
過年來每日爲人做生活 誦不的勞人碌人到十七  
誰知道山東末了陶公子 真可是沒良心的天杀哩  
想一想你在我家曾養病 小奴家百般服侍費心机  
好歹的恩券你別病休好 你不該許下亲事上江西  
恨杀人一去前兒不回首 苦了今年多月你沒信音  
那一日父亲領我投亲去 不打想半路之中有差池  
又誰知樊阳鎮上身亡故 受尽了千般苦楚是阿珠

詩 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既賞以慷 憂思難忘

曰 何以解憂 惟有安康

第三十一回 京問

短歌行敘畢書接上本且說阿珠說道樊阳鎮上父亲已故  
受盡了千辛万苦

因此才賣身葬父把京工 不料想御史衙中惹是非  
他女兒已竟招下陶公子 最不該又與状元把亲提  
御史爷定就婚姻死女嫁 當下裡叫俺應從這宗事  
叫奴家充作小姐嫁状元 却被那林家状元村破皮  
受了他百般羞辱百般罵 只得是忍氣吞声我自皮  
不曉得爲何不如他的意 又把俺一口吐沫碎面皮

我阿珠本是一個志氣女 今日里却為旁人受冤屈  
想必是生就與他不合相 所以的一見面兒玩緣鴉  
看把末這般光景不如死 我也就早死早生免是非  
爹外阿鬼門闌上等々我 刻下裡女兒隨你到凶司  
芦小姐說罢才要去上吊 慌坏新中探花陶景虞呵  
陶景虞失京心慌不消停 急忙々上前抱住女嬌紅  
双手兒抱到書館把灯点 阿珠女此時又吃一大京  
動問你可是那末人一个 今晚上打救我這命殘生  
探花郎一旁只是陪着哄 叫了声姐々眼花認不清  
我就是沒良心的陶公子 老天爷却是未杀現在京  
在京中現今中了探花郎 就死上林苑裡又稱李生

在京中現今中了探花郎 就在这上林苑裡稱李生  
阿珠女听說此言走近前 你看他舉目抬頭仔細認  
看見他果然山東陶公子 恨的他牽手欲使耳把搨  
只說你亡故江西南昌府 不料想而今还在阳世間  
想當日姐々那樣恩代你 你却是一去江西不回还  
只為你忘恩負义捨着子 弄的俺而今左右犯了難  
探花郎听的阿珠這句話 開口来便把姐々稱一番  
且說探花郎說道姐々你怨我忘恩負义可是屈了好人隨  
將落木賣花事情訴說一遍又道我並不曾見過父母將甚  
話兒回復姐々如今掩中了探花吾欲搬取不想姐々又嫁  
了状元這便是姐々一場大喜為何又尋短見阿珠听探花

通雅詩話

卷四

十一

這番言語頓覺心酸姐之問道兄弟果然中了探花之嘆道那個哄你不成阿珠隨一手拉住哭訴道奴的這際兄弟方才大約聽見不必再言只念兄弟當日一到奴家奴這一點痴情早已注定及至許棄去后奴那個時兒不曾挂念誰知俺紅顏薄命幸有奇變如今流落他人手中百般羞辱百般唾罵以致自尋死路兄弟若念奴當日一點痴情救奴出苦就與你為奴作婢也是甘心若不救奴之就磕死在兄弟眼前也算聖有名之地了說罢泪痕如雨下探花也不免為他心酸

探花郎聞听此言也心酸 開口未有話說與女婢娟  
尊一声姐之不必流痛泪 兄弟呵你本是个志氣男

你與我姻緣之事係前定 平白裡讓與他人之不甘  
破上这新科探花我不要 定與那林家状元把天番  
陶景虞對着阿珠發狠烟 送一边進去了頭合状元  
只見他耳边咕囔兩三句 拉住了芦氏阿珠回后宅  
一陣兒漫地旋風去的快 梁花郎低首頭兒沒死見  
及至他拾起頭来已去了 即忙裡跑出一座西書館  
你看他一直赶到后宅去 不大想宅門早已上了拴  
上前去推了几推之不開 急的个陶家探花怒升云  
從牆角下拾起一个半頭轉 照門上兵之兵之只是咂  
從裡边走出一个小子环 啞啞之閃閃門兒探花進  
來到这上房以裡尋状元 兩眼兒東看西望之不見

猛看見床上坐着女婢娟  
輕之的走近前未拍之眉  
叫一声姐之快忙指与俺  
一心要砍他一頓牛頭磚  
說什么低下有話俺而言  
探花則心下明白就了杰  
用手兒拉出一个女状元  
林小姐下的床未奪過磚  
倘然是打傷人命禍干連  
但着之俺們那个是状元  
阿珠女倒代一頂状元冠

探花郎只當他是阿珠女  
問了声状元他在那理躲  
看見他必然一時拉出來  
先与那如之出了這口氣  
這女子只在書厨指一指  
他那裡怒冲之的開書柜  
你看他牽起手未就要打  
說道是探花你今免罗噪  
相你這有眼无珠沒再着  
探花郎聞听此言仔細着  
奪磚的分明是個裙釵女

只見他是下又将朝靴穿  
好相是二人影做一状元  
他可才兩眼不住上下觀  
小阿珠開口對他說實言  
好不代滿心歡喜問根源

他兩個俱是打扮不相  
弄的个探花一時迷了堂  
素貞女一旁只是拍手笑  
探花郎这才知是林小姐

詩 置酒高殿上 親友從我游 中厨辨豐  
日 烹羊宰肥牛

第三十二回 榮歸

且說阿珠倒代一頂状元冠見奪磚的分明是一女子是下  
又穿朝靴一時問解不開着之这个上頭又着之那个下頭  
只惹的素貞小姐拍手大笑阿珠忍耐不住对他說是林小

姐探花上前一把拉住問道你果是林素貞么小姐道不是  
 素貞難道是素卿不成探花道如何得中狀元素貞將被  
 難的詳細尋索的緣由說了一遍探花滿心歡喜又問道為  
 何羞辱阿珠又為何將阿珠扮做狀元小姐道我把他做真  
 云小姐憐他既配探花又嫁狀元故意羞他凡向床做睡見  
 他出門我就跟他到書館听他自己哭听才知是苦小姐却  
 不想探花在書館救他奴和了頭引他未至官宅把我的真  
 情說明知探花一定起素叫姐人扮作狀元以為遊藏者不  
 如此无情得竟將自狀元的打采还怕探花郎那个没良心  
 的翻过天素說罢三人一齐大笑又彼此各敘几句离情素  
 貞便讓阿珠同探花歇阿珠再三不肯三人就同床而眠次

日清晨同到御史衙中說透真情云御史見狀元又是个女  
 子今古奇聞又將此事料難隱瞞須得本奏天子

御史喜心中 開言說分明 女子登科少

須得奏天庭

云御史引着探花同上馬 四抬轎坐首狀元女花容  
 正是这早朝天子登金屏 他三人一同上屏拜聖明  
 云御史面奏一本奇事 當金的皇上聞言喜又京  
 京来的國運與隆人才廣 就是这閨閣女子中頭名  
 問過了因何亲京把場進 許配了陶家探花有浩封  
 封他是一品夫人女李士 聖天子欽賜一对金蓮灯  
 他哥人林茂既係国子監 恩賜他三名探花是欽封

陶景虞本為探花点状元 真未是衣錦还乡果有京  
 一同裡謝恩边步出朝端 个人是滿心欢喜上眉尖  
 可愛的有才有貌林小姐 直從那御坐之中徹金蓮  
 開金口亲封一品女李士 携代也兩人欣々笑彈首  
 有林茂国子監生点探花 陶公子探花及第奪状元  
 自古未夫情子賤世間少 真未是一科兩中好新鮮  
 今日裡兄沾妹榮希罕幸 这一頂烏紗帽兒未的清  
 果然是聖清浩々乾坤大 真正的皇恩普遍深如淵  
 一霎時說話中間未的快 未到了云家御史衙門前  
 林小姐府門以外下了馬 又只見御史状元离雕安  
 全到那花堂以上排筵宴 又把个轉本大人喜心怀

此一時素貞女子滿得意 芦阿珠遂了心愿大謝恩  
 惟独是单少一位云小姐 只見那三家太人不安然  
 陶景虞心中不由也牽挂 立刻的把馬回上他家乘  
 不用說帶首素貞阿珠女 一路上風兒喜氣不可言  
 这才是榮歸故里人欽敬 新状元暨旗登科挂牌扁  
 云翠女他却不在玉蘭村 陶景虞心下一陣好熬煎  
 无奈何又上江南南昌去 又上那芦花岸上住西天  
 思想着报恩去祭苦荷父 抬着那猪羊美酒到坟前  
 但自是立碑不是漁机石 又看他没旗不同把鈎竿  
 他夫妻三人不由同哭拜 阿珠女双夕跪謝陶状元  
 拜罢了状元他又謝上天 他三人一同把身上西南

落風坡劉宅未接花鈴女 以到那江西南昌探親安  
 這正是今日來過却未到 而今晚說到只在一時間  
 夫妻們進得衙門双双拜 又只見父母公婆好喜歡  
 南昌府太守夫人坐后堂 一對人郎才女貌拜双人  
 陶公子對親訴明前后事 用手兒又指三人女婿姪  
 說清了誰姓誰名誰姓誰 又言道誰叫花鈴說端祥  
 還有位云氏翠英一小如 也不知而今流落在那廂  
 現如今三个如花似玉女 喜坏了太守夫人老爹外  
 北京城兒妻魁名封李士 又是探花兒子狀元的郎  
 難得這玉蘭金榜双頂甲 難得這夫榮妻貴三四榜  
 保佑的陶家門里生貴子 也不枉御史一場做黃堂

正是这老令太人心歡喜 堂樓上未報事情有枚香  
 且說太守夫婦見兒子夫榮妻貴滿心歡喜忽見枚香來報  
 問道何事枚香說有一位提兵老令未拜狀元令狀元聞所  
 心不明白即刻來到前庭彼此見過禮原來就是武安國狀  
 元道那一時在京原係无意救了大人在京嫌疑之地未係  
 相會望大人原諒但不知大人鎮守潼關為何又到南昌提  
 兵老令道老夫就在南昌府居住昨日告病回家聞決元榮  
 歸轉未拜謝狀元說多家后爰又彼此談笑了一會就告辭  
 而去狀元回到后樓將救提兵的詳細說了太守道你去回  
 拜人人他是狀元道这个自然次日早晨分付人役何侯出  
 府回拜提兵

狀元出門庭 去拜武總兵 翠英武家住

不言那知情

狀元谷武府門前下了馬 管門的家人慌忙報一聲  
武安國所說出末道進府 把狀元讓到西舍玩花亭  
他這里設席摆宴多欽敬 不同那尋常帶客宿生情  
大晚了狀元起身要回府 武安國再三不肯放他行  
叫家人二門大門都落鎖 又与他傳杯換盞到一更  
一更天还是不放狀元去 武安國他却自己回后庭  
總兵谷有心逃席且不表 再提人一段可意奇事情  
總兵谷回到后庭不多會 從裡边走出了頭人二名  
你見他 个抱衾一抱枕 俱全是桃花粉面咲盈人

牙床上鋪下錦褥共錦披 只听得銷金帳裡响良鈴

狀元郎見他一時鋪設好 他又將了環喚過問一聲

詩 春草含春烟 深閉人独眠 積浪頒將老

曰 相思心欲然 几廻明月夜 飛夢到邛边

第三十三回 喜遇

話說狀元意欲回府久等總兵不出忽見了环抱衾枕知  
是占宿及看牙床以上却是两个把枕心下疑惑問了环道  
鋪設這做什么了环道想是做亲狀元說与那个做亲了环  
咲道所老谷說將他的女兒要配狀元千金小姐大約也  
就出来正說来了又有一个枚香說道狀元谷武小姐到了  
狀元拾起頭来果見是一位小姐通門站住自己无處躲



遊少不得低頭施了一礼小姐也回了一个万福了环拉过椅子那小姐就与状元對面坐下状元好不意思着他就转过臉去了

这状元羞的背向又低頭 一心裡瞞怨搃兵无来由 你本是在坐入拾不知礼 兀故的官宅放出女嬌流 昔日裡花亭硬自把亲做 俺却是不曾上了恁的句 小了环一旁站着咲彦词 說了声状元老令少發呆 这小姐本是一位千金女 看北来也不辱你状元才 此一時知心話兒正須記 也不必装巧你能又弄乖 你不知姻緣先錯后不錯 状元令怎不周过臉上皮 陶状元一見此事不大好 你看他抽身来就要的走

這兩個了环上前把住門

這一個枚香上前抱住腰

只見他千金小姐也爬起  
拉住了罗袍不住喜盈人  
想當日刘沅不從天台路  
就是那表王高堂夢已纏  
想一想王連投江爲那个  
鳳儀亭呂布来戲貂婁女  
今日裡陶郎不進武府来  
昨日御史門中許你跑  
陶状元听得小姐這句話  
他這裡扭回頭来仔細看

他这才輕啟朱唇称相公  
曾見那麻姑仙女会不成  
就是那神女还在巫山峯  
暗君的琵琶也又神送京  
西廂上日下調情有張生  
怎莫得一片祥云去從龍  
今日裡搃兵府舍迹不清  
好似那鼓首麻帝吃一京  
問一声可是小姐云翠英

小姐說翠英小姐便是我 真未是好難見的陶府公  
促住了相公你可又要跑 小奴家想是命犯流火星  
陶狀元開言即忙施下禮 他可才復又坐下河原情  
且說狀元見是云小姐滿心欢喜問道你如何到此翠英就  
將春紅未福管他的情事訴了一遍問道林小姐如今何在  
狀元道你不送回山東去了么云小姐見他提記當日情話  
嘆道我若是送他回山東尔當日也不往云南跑了二人云  
了一會狀元又將自己事情與林小姐芦阿珠花鈴的事  
一人說明又問道武大人爲何不將你送到父亲衙門中云  
小姐道他在潼關鎮守不知分發在此做官昨聞秋榮归合  
奈方才曉得定下札謀叫咱夫妻如此相合以作遊戯只可

惜武大人在京中未見我父亲說透原情不免使老人家担  
憂說罢夫妻二人就在花亭宿了一晚至明清辰醉別總兵  
同云小姐回府衙而去

狀元与翠英 醉別回衙中 進的后宅施下礼

先拜婆人與公人

次后未姐妹相認各有礼 你看也大人打量女婿容  
真个是一位強似勝一位 不申的花心却開喜盈人  
狀元在这官衙住几日 不久的假滿一同上北京  
不說这狀元要回北京去 再提林氏小姐名素貞  
林素貞一心只要去探母 陶狀元引着燕進洛陽城  
这一日来到林府住下輪 林小姐拾把頭来看分明

看見那御史扁下探花弟  
又只見新立旂杆一片紅  
素貞女一時不出心歡喜  
有這才子、女兒光門庭  
欲代要下的駟車進府去  
但只見門上却把封条封  
林素貞心中出于无其奈  
想必是哥、出商洛陽城  
陶公子忽恁想把慈云菴  
一心裡不捨恩又拜誓明  
夫妻們一同又把席未進  
大屏裡參过神明又未拜  
參过神明小姑、獻上茶素  
雲來佳人各處遊玩狀元  
只見了普問道師付爲何  
不見香蓮道姑尼普明道  
自狀元相去后不知他怎  
的奈飯不吃終日懨、就抱  
病而危可也作怪靈柩再  
指他不動狀元聞言能把  
舊情滿眼、簪目說道師付  
他的只柩今在那裡我去  
祭他一祭也表、俺的昔日  
一片

情義

多情陶狀元

痛哭淚不乾

昔在云庵裡

曾有一夜歡

我與你又係師兄並師弟  
也算是三生有幸是前緣  
既然是他今一身亡故了  
到叫我心中一陣好痛酸  
他的那靈柩現今在何處  
我要去化上帛錢祭一番  
這普明聞此言領着路  
到了這僧房以裡祭香蓮  
香蓮女本來爲着空蓮死  
好叫人傷心落泪對誰言  
陶狀元大哭一声女香蓮  
現如今有緣道姑在那邊  
想當日暗插私會禪堂裡  
咱也曾誓海山盟效鳳鴛  
我原承諾不進京得中后  
到那時便來俺中把你贖

又誰知如今已駕仙鶴去  
這本是你的痴情太重了  
雖然是生不同室死同穴  
今生裡緣分雖短期未也  
香蓮所有灵用我一杯酒  
也算是表人教的恩合又  
臨狀元說只是流痛泪  
祭罢了香蓮他又回大展

詩 少年窈窕舞君前

為君嬌凝渡近延

日 長袖拂面心自煎

願君流光及盛年

流自送吹不敢言

容華艷人將欲然

見了那林氏小姐泪不干

也只見帶化蝴蝶飛上天

也不負那在神堂一夜緣

好歹裡多少拾我几文錢

修的那來世結髮永百年

日後裡定把你的灵魂延

俺不是那樣負心死又男

可惜的見央央散下周全

第三十四回 復命

且說臨狀元祭罢香蓮灵柩仍回大殿見了素貞小姐淚行  
水乾

林氏女一見不田閑言問 問官人落泪為的那一端

狀元郎見問說透香蓮事 這素貞听異長嘆說二番

可惜的賢惠道姑香蓮女 真來是人長壽福不全

祝銀女過來不住哭啼人 叫一声姑外听妾把話言

依我說不是香蓮死有寿 却是那香蓮道姑他太負

他原素華林花兒看不足 又將那五色云花錦上添

曾在那芦花岸上得明珠 他也曾賣花搖鈴勒指俺

香蓮女已竟偷看偷看去 惹的素道姑常人想思纏

當日裡若把他的色心戒  
如何能眼淚狂迷這一番  
陶狀元一聞此言受安喜  
說道是巧嘴八哥是了環  
惟有那云芦夫人不知曉  
想當日我曾流落在此間  
就認了普明道姑為師傅  
我本末扮做尼姑叫寶蓮  
那一日林氏姐來降香  
原末是我與姐把恭端  
我也從摸他一个好戒指  
我也從騙他一根鳳頭簪  
那一時便直到被他古去  
細想末好不屈杀我状元  
花鈴女開口真說好状元  
想當日不該神前賣環眼  
貪看着林氏姑外不敬生  
迷隨首一个小臉把眼翻  
叫我末急忙奪過整鏡子  
照首你腦入蓋上只一頭  
幸亏了長的皮厚沒顛破  
所以才得代這頂状元冠

惹得末大家一齊只是咲  
狀元說独你了頭嘴舌尖  
咱將這閑言少叙歸正傳  
眾夫人一齊各把布施捐  
狀元說道當日我末洛阳投亲中途遇難普明救我  
云奄末神前曾有愿心你們也各有离别之若今日夫也  
欢聚安知不是神明默佑須要大家上些布施隨叫普明取  
過綠湯狀元先寫上五百兩又說道夫人們遂心說末在我  
代寫了

狀元問夫人 布施要上良 遂心說出口  
且莫細說音 天人兩言道 狀元你所真  
誠心行方便 你先捐你良

陶景虞展開綠湯用筆寫 寫了施良五百陶狀元

景虞說我寫土了夫人們請呵

素貞說我今捐良三百兩 狀元說到也不少云夫人  
你可說呀 翠英女只說上一百三

狀元說且住他上二百五你土一百三又是減了一十想你們  
獨商量下了再叫恁多出必然也是不肯的花鈴了頭你再  
再說呀花鈴說神前不要取哄

我花鈴不過捐良七十兩 阿珠說我捐五十也犯難  
各人的布施方才寫完了 算起來不多不少正一千  
又將那寶藍石魚木精扣 夫妻們一齊供獻神前  
原來是留與普明作佛堂 却身未同出一座慈云庵  
眼哥言人馬輪夫北京去 不人的狀元府裡大團圓

且說陶狀元進京復命帶領家眷進了北京城可人

缺人皇上隨封狀元為史部侍郎且上任將家眷跟進  
衙中又為云芩二天人請了誥命十分榮耀這且不表且說  
林夫人云夫人各歡看親陶景虞隨命執事人請先送林  
素貞合花鈴到探花府拜望回未又送云翠英到御史府  
裡晚上林太人合花鈴俱留在內花亭裡云太人也不放翠  
英回衙景虞領下度有筵宴吉奉二位夫人一位小星及到  
晚間問知都不同衙隨對尹阿珠說道他們母女歡會今晚  
不來你我夫妻少不得享了此宴須要吃個暢快了環看酒  
來

狀元開言道

夫人你是听 今宵良夜月

同坐飲劉伶

分付声了环速看煖酒  
 你看这状元阿珠飯杯  
 他夫妻对面方才落下坐  
 又只見两个校香把酒般  
 棹子上珍羞百味件件有  
 真表是美滿夫妻兩隨心  
 陶狀元亲自奉有一杯酒  
 這与那芦家阿珠三夫人  
 說道是天人不同别一个  
 原是唱芦花岸上多曾素  
 本表是岳父干父你係姐  
 幸而的兄弟今得報姐恩  
 我劝你酒須臾量吃个醉  
 姐呵不負你当日的意思  
 阿珠女站在灯前咲顏開  
 慌忙裡伸手又将酒末接  
 說官人依着干姐干兄弟  
 吃了这一杯酒兒到也該  
 但自是夫為妻細倫理重  
 恐怕是折罪死了女裙釵

論此表一杯須当敬而盃

房奴物福双全頓作多才

昔日在芦花岸上小勒防

也不是官人常挂心怀

阿珠女知情知意把話講

下回書状元接过酒盃盃

青々河畔草

園中柳 盈々樓上女

妝々当窻那

娥々紅粉妝 鏡々出素手

昔為倡家女

今為鴻子歸 蕩子行不歸

云林难独占

第三十五回 團圓

且說若阿珠言罢陶状元将酒接过兩盃不覺滿面春風咲  
 道夫人

夫人那提起芦花岸上事 就是那百年难忘好恩情

想當日若是病在土地堂  
多亏了岳父遇着把我救  
進門來一見姐人千古交  
若不是云林小姐挂住我  
似這等千嬌百媚芦姐人  
后去時岳父又將亲許我  
雖然是水晶代扣留記念  
死奈何起身江西南昌去  
誰想省后日來到狀元府  
真弄了如故夢兒想不到  
看來這緣分原是前生定  
必然是十个陶郎九不生  
因此才來到芦花一村中  
恨之恨小生足拴兩絲繩  
那時節当面應許背地盟  
怎敢的哀求好作小星  
我又恐一双父母不願從  
即二人素爭那敢一定成  
適了些許多難處誰知情  
不大想死意之間与相逢  
可人一幸兩得喜笑又全  
看尼未天作之合非人工

常言道夫妻恩愛如魚水  
今夜晚吃上几杯慶賀酒  
阿珠女點頭應聲說成然  
啟朱唇口称郎君快飲酒  
想當日郎君一到我家裡  
就是那茶裡飯裡想首你  
恨不能坐臥常人与你共  
為奴能不能一身看首你  
母日家飯吃不下活頓做  
小奴家七天七夜守首你  
我在旁挑灯坐首你臥炕  
咱二人好比鴛鳳林梧相  
也算得為狀元貴妻受榮  
連忙的奉起美酒劝狀元  
為妾的有句心腹对你提  
小奴的精神早已被你牽  
即便是時人刺人心相連  
那一日你得大病我担憂  
心中的知疼知熱不可言  
向况人頭不暇梳脚懶纏  
那裡肯寬衣解帶去安眠  
奴一時感怀起未即痛酸

直未已可取 卷四 三十一



既曉得君已有了兩房妻  
閃的我冷冷淡淡說也難  
官迷了猶首郎君把竟睡  
俺從來早晚之間不避回  
若要是才郎不成真君子  
爲奴的一生名節難又矣  
臨行時郎君贈我水晶扣  
訂下來以後你又不回還  
小奴家時時刻刻思念你  
因此裡坐臥常思夢就牽  
奴爲你大盡小盡數有算  
奴爲你白日盼望不能困  
奴爲你朝朝倚定門兒待  
奴爲你夜夜夢裡虛喜歡  
奴爲你占卜先生尙過課  
奴爲你觀音堂內討過發  
奴爲你手拏綉鞋打過卦  
奴爲你金釵取下回過  
可恨那冥冥地驗喜不報  
又恨那魚沉雁香書不住  
郎君呵賣身拜父不得已  
破上了一死才表嫁狀元

沒奈何葡萄架上一吊  
爲的是全个名節方古涉  
誰想自天生姻緣又法巧  
幸喜的遇自我郎知心男  
這却未天妻妾常不足者  
必然是受尺苦难分外酸  
也是我前世一定燒好香  
所以的今配風流一狀元  
郎君呵酒醒知己飲不醉  
若要是多了傷人莫流連  
你看這明月已竟隱高朗  
休叫的一道去河沒曉天  
聞狀元聞斯此言謝聲是  
真未是一刻千金怎肯當  
分付声快人與我徹去度  
兩旁裡走過枝香合了環  
他二人咲携紅被執良灯  
今夜裡炮央錦被臥風鶯  
阿珠從前折磨受尽的了  
所以才吹會今乃有這番  
今日裡林云夫人二小姐  
又見那刘氏花鈴都日还

三二

這衙中從新又設慶賀宴 陪伴有一夫四个美婢娟  
 今日侍印衙中團圓了 看把表这个樂景非尋常  
 見了些相識之人不周全 既小二母子又被虎求餐  
 賊陶能行好只在刀尖死 云府上御史老令做天官  
 武拍兵后未一品封侯位 落鳳波刘家員外寿百年  
 却是那飛上騰云他无事 阿珠女生一兒子嗣 後樓  
 花鈴女生下一子添了繼 生下了三个女兒五个男  
 惟有那素貞英西夫人 生了那十年知府回家園  
 陶景虞他的女母俱高寿 世人的果代替英子你表  
 陶火元以后入閣拜了相 天月德合天喜命坐紅齋  
 陶景虞生成青小字夢珠

長夫人林素貞小字月朱 宝石道水晶扣結就良緣  
 云鈴女字綠珠天然奇遇 芦阿珠居三房也非偶然  
 花鈴女刻貫珠雖然小星 也算星月老紅絲繫係拴  
 一根經道穿成五夥名珠 五夥珠一根絲巧為穿連  
 這就是巧連珠始末根由 和太公夢道姑應照完全  
 好先生動紙筆草草寫出 留與了眾名公散閱消閑



